

你是我的 雨季

艾嘉 著

Ai Jia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艾嘉 著

你
是
我
的

溫

柔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我的温柔/艾嘉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1.9

ISBN 7-204-05926-3

I. 你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860 号

你是我的温柔

艾嘉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.25 字数:165 千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8000 册

ISBN7-204-05926-3/I·1059 定价:10.00 元

一 忽起涟漪

在香港丽晶大酒店二楼的会议大厅里，人头攒动，济济一堂，举目所望，尽是当地富商名媛。

正前方主席台上挂着一块大红绸布：“李氏集团创业九十九周年庆祝大会。”

这时乐声响起，麦克风传出司仪的声音：“各位先生、女士，现在让我们欢迎李氏集团总裁及各位主要负责人入席！”

于是台下响起一片劈里啪啦的掌声，议论纷纷，嘈杂声渐渐低了下去，终于一片鸦雀无声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台左，那些负责人将由此上台。

乐声高扬起来，“李氏”总裁李兴成面带微笑，朝台下挥着手，稳步走上来。他年近五十，头发略微显出几根银丝，但看起来精力充沛。“李氏”这么大的集团，由他来运筹帷幄，可见他的活力与才能，接着上来的是黄昆及其子黄仲祥，是“李氏”的老臣，再后面则是年轻有为的陈振，颇得李兴成的赏识。一行十来人按秩序就坐后，台下的掌声才渐渐息了。

李兴成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，说道：“各位嘉宾，谢谢你们今天来捧场，也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对‘李氏’的支持与帮助！”顿了顿，他接着说：“在此九十九周年大庆之时，我将向众人宣布几项有关李氏的好消息。”

李兴成拿眼光扫了一遍台下，又说：“首先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在香港本年度的企业实力综合评鉴中‘李氏’荣居第二！”话音刚落，一片掌声响起。

在向来宾宣讲了一些“李氏”的成绩之后，李兴成紧接着说道：“最后，我要宣布，任命陈振先生为‘李氏’副总裁，主管经营业务。”台下又是掌声雷动。李兴成侧过身低声地对陈振说：“下面的由你来接，至于黄昆的职位变动也由你说。”

陈振却突然面呈难色，看了黄昆一眼，说道：“李总，黄昆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啦？”

“李总，黄昆已经自己成立了一个‘佳美公司’，他今天要宣布了。”陈振说。

李兴成着实吃惊不小，瞪着眼盯着黄昆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黄昆早已听见他们的谈话，此时，便索性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各位先生、女士，我还有个重要消息要宣布，我和儿子已自立‘佳美公司’，业务正不断扩大，我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吞并‘李氏’。”

这一来，在座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李兴成更是拍案而起，指着黄昆：“黄昆，你……”

司仪慌忙宣布散会，黄昆则带着儿子扬长而去。

“李氏”的秘书长（也是李兴成的心腹）余方俊陪同李总回到“李氏”办公楼，李兴成余怒未消，斥问道：“怎么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‘佳美公司’的情况？”

余方俊说道：“李总，黄昆把消息封锁得很紧，我们也是前几天才听说，但因为消息不确切，而且不清楚‘佳美’的实力，便不敢乱说。”

“哼，他居然还想吞并‘李氏’，我还从未听说过小公司竟妄想吞并大公司的。他有那么多资金吗？”李兴成鄙夷地说。

“李总，据说‘佳美’虽然是刚成立，但经济实力已相当雄厚。”余方俊看了一眼李总，怯怯地说。

“不会吧？他的资金从什么地方来的？”

“目前还不清楚，但是，黄昆一直主管李氏的财务，我怀疑……”

“他会做手脚？”

“我只是猜测而已。”

这时，外面响起敲门声。

余方俊过去开了门，是一位身材姣好，身段丰满，容貌艳丽的小姐，烫过的头发波浪一般流泻在肩头。余方俊招呼一声：“小姐！”

来者芳名李如月，是李兴成的女儿。如月点点头，便笑着朝父亲走过去：“爹地呀，吃不吃饼干？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曲奇饼干。”说着，把一袋饼干“叭”地一下放在李兴成的桌上。

李兴成心情正糟，冲女儿叫道：“别烦我，好不好？你除了知道饼干之类的事，还知道什么？”

如月一愣，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自己发这么大的火，“爹地，怎么啦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我只不过买了你最爱吃的曲奇而已啊。”

“小姐。”余方俊拉开如月，“今天黄昆忽然宣布自立佳美公司，对李氏很不利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如月回头对父亲说，“爹地，你不用发这么大的火，你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也许我可以帮你呢。”

“帮我？算了吧，你大学都没毕业，成天像个孩子，你怎么帮我？”李兴成疲惫地靠在椅子上。

“要不，把大少爷接回来，老爷身边也好有个人。”余方俊建议道。

李兴成有些犹豫：“如钢他还有一年就读完博士，我怕会影响他。”

“爹地，没关系的，哥哥在美国的学业可以缓一缓，公司现在的事却太紧急了。”如月也帮忙劝道。

李兴成想了想，说：“那好，方俊，你给我接通纽约。”

三天后，李家大少爷李如钢就从纽约飞回了香港，如月和小妈李陈菲一起去机场接如钢回家。

上车后，如钢转过身来问后座的如月：“阿月，听小妈说，你现在走桃花运了？”

“哈！我哪天不走桃花运？”如月叫道，她是校花，追她的人多着呢。

“不过这一次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，小妈？”如钢问坐在如月身边的后母。

“阿钢，先别说阿月，你今年二十七了，有没有给小妈带回一个女朋友来？”李太太笑道。

如钢朝后母做个怪相，转移了话题，问道：“爹地怎么不来接我？”

“你爹地今天有个会议，不能来，他会早点回家等我们的。”李太太说。

如钢转过身去，望着车窗外，一张秀丽聪慧的面庞浮现在他眼前，两年了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这个人，她的眉，她的眼，她的笑容，她的声音。两年来，他们除了通过寥寥的几封信互通音讯外，没见过一面，今天回港，在如钢心里，其实第一个想见的人是她，吴倩玲，当然，这个愿望只能埋在心里。

下午四点，李兴成准时从公司赶回家中，客厅里却空无一人。李兴成叫道：“三姐，三姐！”

管杂务的用人三姐慌忙上前问道：“老爷，什么事？”

“太太、小姐去接少爷还没回来吗？”

“哦，少爷刚才打了电话回来，说他们先去百货公司买些东

西,很快就回来。”

“哼,买东西,都什么时候了,叫他尽快赶回来,他还要去买东西!”李兴成很有些生气,挥手示意三姐下去,他便坐在沙发上,随手拿了一张报纸看起来。

李兴成没看几行,就听见客厅门咯吱一声响,他回过头去,如钢和如月正叫嚷着进门来。

“爹地!”两人都看见拿着报纸站起来的父亲,高兴地叫道。

如钢举着一只网球拍走过去道:“爹地,你看,我新买的,好不好看?”

李兴成却沉下脸道:“我让你回来是要你帮忙料理‘李氏’的事情的,不是让你来打网球的。”

如钢缩回网球拍,扭头朝后母和如月吐吐舌头。

李太太便从如钢手中接过网球拍,对李兴成说:“阿成,孩子回家高兴嘛,随他去。”

李兴成并不理会太太,仍对如钢说:“跟我到书房来。”

看着如钢和李兴成走了,如月对母亲说:“妈咪,我跟朋友约好了,要在外面吃晚饭。”

“阿月,你大哥今天刚回来,你怎么能跟朋友约在今天呢?”李太太有些不悦。

“妈咪,是这样的,有个朋友要举办个人画展,今天一切准备就绪,明天要展出了,我们约好了今天晚上庆祝一番的。”

“你还有个画家朋友?”李太太略显惊异。

“哦,他是佩娟的一个远房表哥,两家又住得很近,所以很熟啊,他今年刚从美术学院毕业,还不能叫‘画家’。”

“他,他,他究竟是谁啊?你现在不是和阿娟的哥哥志豪在一起吗?”

“妈咪呀,没有啦,大家都是朋友,志豪今天也去啊。”如月撒

娇地道。

“每次你们有活动，都是志豪来接你，送你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时间已经晚了，妈咪，麻烦你会跟爹地、大哥说一声，就说我明天请大哥吃饭，算是赔罪。”说着，如月就噤噤地冲到楼上去换衣服。

果然，不一会儿，就听到外面有汽车喇叭声，很快，三姐就带着一个个头高大、风度翩翩的男士走进客厅，他就是史志豪，还不到三十，已经是香港小有名气的挂牌律师，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律师楼，手下还有两名私家侦探阿华和荣子。

“阿姨好！”一进门，志豪就彬彬有礼地称呼李太太。

李太太放下手中的时装画报，笑着对志豪说：“阿豪，你来了，阿月正在换衣服，很快就好了，你先坐一会儿啊。”回头又吩咐三姐，“三姐，给阿豪沏杯茶。”

志豪就在沙发上坐下，他常来李家，他妹妹史佩娟和如月是同学，两个人关系特别好，所以李家也不把史家兄妹当外人看，更何况，李家上上下下都看得出，史家大少爷正在追她们家的小姐呢。

“阿豪，你们今天是去……”李太太问道，刚才如月也没说清楚。

“我有个表弟，准备举办一个毕业画展，今天大家约好了要庆祝一下。”

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田晓雨。”

“名字起得好秀气，像个女孩子。”李太太笑着说。

“不过，他本人可不像女孩子，是个很帅很有个性的小男孩呢！”

说着，两人都笑了，这时，如月已换好衣服，从楼上匆匆下来

了，看见了志豪，便叫道：“阿豪，你已经来了。”

志豪闻言朝楼梯上望去，只见如月穿了一件黑底小白碎花的真丝连衣裙，外面套一件黑纱高腰开衫，波浪发的右侧别了一个黑白相间的叶形发夹，又俏丽又高贵。

李太太瞟了一眼看呆的志豪，故意说：“阿豪，一路上小心啊。”

志豪慌忙收回目光，也没听清李太太说的是什么，只是胡乱点头答应着。

如月走下来，对母亲说：“妈咪，别忘了替我对哥哥说声对不起，我们走啦。”

说完就拉着志豪往外走，志豪还不忘回头对李太太说声“再见”，两人这才匆匆走了。

上了志豪的车，志豪问如月道：“你哥哥回来了？”

“是的，今天刚到，爹地让他回来帮忙‘李氏’的事，想必你已经知道了。”一提起这件事，如月也有些忧心忡忡。

志豪侧眼看到如月不高兴的样子，赶忙转了话题，说道：“阿月，你今天真漂亮。”

如月朝志豪笑了笑，脸上不觉有一丝红晕，她为了今天这顿晚饭特意去买了这套衣服，因为，这是和那个叫田晓雨的男孩第一次一起吃饭。

这样的美女坐在身边，志豪不觉心旌摇荡——这个女孩是如此让他动心。志豪伸出一只手，缓缓握住了如月的手，如月一愣，很快抽出手来，慌忙道：“阿豪，佩娟呢？她怎么没来？”

志豪颓丧地收回手，说道：“阿娟她和晓雨先去了。”

如月“噢”了一声，就不做声了，志豪也没再说什么，这样一路沉默着开车到了他们约好的一家酒店。

志豪和如月走进来，看见佩娟和晓雨在左侧的一张台子上

等他们。志豪走上去拍了拍晓雨的肩：“早啊！”

佩娟对在她身边坐下的如月解释道：“我们要订台子，所以先到了。”

如月对晓雨笑笑，没说什么。田晓雨比志豪年轻，大约二十五六，五官的线条很分明，和如钢有点像，剪了一个很短的平头，一根根头发硬邦邦地竖在头顶，眉眼间有一股傲气和放荡不羁，夹杂着一丝忧郁，和如钢不同。如月第一次见到晓雨，就觉得他和哥哥长得很像，志豪、佩娟也说是有点像。

田晓雨也笑了笑，说：“很感谢你们来为我庆祝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”志豪拍了他一下。

“就是啊。”如月觉得在他面前她的伶牙俐齿一点也使不开来。

佩娟温婉地一笑，说：“别说这些客气话了，点菜吧。”佩娟的美和如月不同，是一种温润如玉的感觉。

晓雨打个响指叫道：“Waitress!”

侍应生走过来问：“先生要点什么？”

“先给每个人来一杯菊花茶。”

如月和佩娟翻了翻菜单，觉得没什么，于是每人要了一份晚餐，又问志豪和晓雨，他们懒得去看菜单，都说：“一样吧。”

志豪问晓雨：“晓雨，你最后那幅‘晚秋’完成得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提起画，晓雨就精神百倍，“我的导师很欣赏它，我准备把它放在展厅的正中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佩娟拍手称好。

这样开了个头，几乎就没离开过这个话题，吃完饭，晓雨说还要去和导师商量几个问题，一个人坐的士走了，如月和佩娟都坐上了志豪的汽车。

如月有些不高兴，她觉得田晓雨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，他满

脑子装的只有他的画，如月很失望，却又更增了一份依依不舍。

佩娟像个天真的小女孩一样，和晓雨一样陶醉在画中，还不时拉着如月说：“阿月，没想到晓雨这么厉害，听说他是今年他们美院系里的最优秀毕业生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如月还想着晓雨为什么不看看她这身打扮，他不是说最喜欢黑白色的对比吗？

志豪也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他对佩娟说：“阿娟，我先送你回家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佩娟心无城府，随口问道。

“阿娟。”志豪威严地叫了一声，佩娟望望大哥，又望着如月，会心地笑一笑，也就不再问了。如月一心想着那个清高的田晓雨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兄妹俩的谈话。

车停下后，如月下意识地准备下车，佩娟一把拉住她，说：“阿月，又不是你家啦，是到了我家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”

如月略微有点吃惊，这才注意地看了看车外的景色，确是佩娟家楼下的停车场，她也只好对佩娟说声：“明天见，阿娟。”

志豪把车调了一个头，缓缓地朝前开着。如月有些着急，她还得上和刚回家的哥哥说说话呢，她便对志豪说：“阿豪啊，开快点，好吗？我要早点回去见见我哥哥呢。”

“阿月，今天不能陪我玩一会吗？我们很少单独出去玩。”志豪没有回头，轻声地说。

“阿豪，今天不行啊，我哥哥刚到家，我回去晚了，他一定会生气的。”如月更急了。

“那么你今天出来吃晚饭，是因为……”

“因为要庆祝晓雨的画展嘛。”如月脱口而出。

志豪心底一沉，他想起吃饭时，如月的目光几乎一刻也没离开过晓雨，他明白了，当初让如月认识晓雨是一个错误。志豪没

有出声，只是猛地加快了车速。

如月的身子不由往后一仰，她坐直身子，不觉因自己的失言而有些歉意：“阿豪，对不起，今天实在不行。”

志豪只是说：“回去代我问候阿钢，要他有空到我家来玩，我们两个老同学也有好几年没见面了。”

“好的。”如月轻声答道，她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望着窗外，夜色已渐迷蒙。

汽车停在李家的别墅外，此时的李家别墅华灯初上，一派辉煌。志豪下车替如月打开车门，如月下车后默默看了志豪一眼，低下头朝前走了几步，又回头望去，志豪靠在车门上一动不动，如月咬咬下唇，说道：“阿豪，要不进去坐坐？哥哥一定在客厅里。”

“不用了，别忘了问候他一声。”

“那么，再见。”如月低头轻声说。

“再见。”志豪说着，仍没有动。

如月顿了顿，没有说什么，转身朝花园的铁栅门走去。

志豪看着如月的背影婀娜地闪进了铁门，接着一声沉闷的响声过后，铁栅门重新重重地关上。志豪伸手把额前的头发向后掠去，抬起头来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眼前浮现出一个天真无邪爱撒娇的小如月，那时她才十三岁，志豪和如钢大学刚毕业，如今，七年过去了，如月长大了，志豪等待了这么久，如月终于长大了，然而……

志豪甩一甩头，他不愿再多想，他拉开车门上了车，猛力发动汽车，他不会放弃，他等了她这么多年，他相信，她是他的。

如月推开客厅的门，爹地、妈咪和哥哥都在：“哥哥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没能陪你吃晚饭。”如月扔下手提袋，刚才因为志豪而有些沉重的心情也扔下了。

“没关系，哥哥不会怪你的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还有一个人呢？”如钢故意朝如月身后望过去。

“还有一个人？谁啊？”如月不解地问。

“听说你每次外出都有人负责接送啊。”如钢笑道。

“怎么今天志豪没送你回来吗？”李太太也关心地问。

“哎呀，原来你是说他呀。”如月在李太太身边坐下，又说，“阿豪说他不进来了，让我替他问候你。”

“好啊，知道我回来了也不来坐坐，下次见到他一定要兴师问罪。”如钢佯怒道，又对如月说，“阿月，你们俩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哥，你可别胡说。”如月作势要打如钢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两个呀。”李兴成摇头道，这一对宝贝儿女一见面就喜欢斗嘴。

“阿钢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虽说是在美国读书，也该带个女朋友回家让爹妈看看呀。”李太太爱怜地对如钢说，如钢虽非她亲生，但是她一手带大的，感情也很深。

“小妈，别担心，您的儿子不会打一辈子光棍。”如钢拍拍胸脯，信心十足地说。

“啊，哥，你是不是心中早已有别人了？”如月怪叫道。

“阿月！就没见你正经过，你还是先把大学好好念完，学点东西，整天就知道瞎玩。”李兴成一向娇惯这个宝贝女儿，这时公司面临危险，他才觉得对阿月太放松了。

“爹地呀，我一直很正经地念书啊。”如月撒娇道。

“阿钢，你今天刚回港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”李太太说。

“早点休息吧。”李兴成也说，“明天让方俊带你去公司，了解一下情况。”

“好吧。我先回房了。哥，明天我请你吃饭。”如月站起来伸个懒腰，提了手提袋一阵风似地上了楼。

“阿钢，你也上楼休息吧。”李太太说。

“爹地，小妈，你们也早点睡吧，别想那么多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”如钢安慰父母道。

李兴成站起身拍拍如钢的肩，和李太太相扶着走上楼去。

看着父母渐显衰老的身躯，如钢心中不觉歉然，本来几年前他就可以帮父亲料理“李氏”集团的，但他一定要去美国念书，一晃已快四年，要不然，现在他应该也和志豪一样，在事业上有所建树了。想到“李氏”面临的困境，如钢的心情就更加沉重了。

如钢没有马上上楼，他点燃了一支烟，顺势躺在沙发上。他吐了一个烟圈，烟圈渐远渐大渐淡，好一道光晕，光晕里忽然出现一张美丽的面庞，齐耳的短发，额前一绺淡淡的刘海，清秀的眉毛下面是明媚清澈的大眼睛，高挺的鼻梁和有棱有角的红唇，显出她性格倔强的一面。这张脸，让如钢如此魂牵梦萦，他没有她的照片，但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她的容颜……

他们的相识是一个很偶然的機會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如钢去参加一个同学的晚宴，因为不喜欢那种吵闹的场面而提前退出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外面的风虽不能说刺骨，却很让人觉得冰冷，如钢不觉裹紧了大衣，他站在檐前等出租车。

这时，一辆空车驶过，如钢正要招呼，忽然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：“等一等，停车！”

如钢循声望去，看到一个穿狐皮大衣的少女正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着这辆车。

出租车在如钢面前不远处停下，在那位少女扑向车门的一刹那，如钢也不由自主地扑向车门。少女略显惊讶地望着如钢，哦，那双眼睛，那双明媚清澈的大眼睛，深深打动了如钢的心。四目对视之下，两人都愣了一会，如钢忙说：“你先上车吧，外面

很冷的。”

少女嫣然一笑：“不，你穿得少，你先上车吧，我穿得多，不会冷。”

“这……你要去哪？”

“我去沙田。”

“我也是，要不，我们都上车吧。”

少女犹豫了一下，又是一笑，如钢注意到她左腮边有个小小的酒窝，使她的笑显得更甜。少女点点头，两人刚要上车，出租车突然开走了，大概是司机等得不耐烦了。

如钢和那少女都吃了一惊，随即两人相视而笑：“现在没车可上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如钢觉得是自己的错，“我陪你走一段吧，也许还能碰上一辆车。”

“好的，可是你不冷吗？”少女已对他没有戒心了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么晚一个人出来呢？如钢边走边问。

“我刚从一个宴会上溜出来，没人知道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“是吗？我也是刚从同学的生日宴会上溜出来的。”如钢笑道。

“刘志文。”少女和如钢异口同声地说出这个名字，原来两人参加的是同一个宴会，说完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，怎么会这么巧呢。

这是个性格开朗活泼的女孩，笑过之后，她很大方地说：“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，我叫吴倩玲，我是电视台的记者。”

“我叫李如钢，今年刚刚大学毕业，正在申请赴美留学。”

“哇！”倩玲叫道，“你真了不起，我只是专科毕业。”

“你也很不错啊。”如钢认真地说道，“现在已经是电视台的

记者了。”

倩玲只是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

“你很喜欢笑。”如钢侧过脸，望着倩玲说。

“是吗？”倩玲把头一偏，“人家说喜欢笑的人也喜欢哭，那么说，我也很爱哭啰。”

“说不定呢，待会没有计程车，你可不许掉眼泪啊！”如钢打趣道。

.....

“哥哥！”一双手按住如钢的双肩，把如钢从回忆中唤回。

如钢掉头看着如月，便问道：“你怎么还没睡呢？”

“那你呢？”如月走到他身边坐下，“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呆。”

“我？”如钢看着手上的烟，已经快烧到烟蒂了，他捻熄烟头，说：“我睡不着啊。”

“我也睡不着。”如月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啦？有什么心事？”如钢关心地问。

如月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“阿月，你也不小了，以后你毕业后，也要帮爹地打点公司的事务，你现在应该认真学点东西，不要老是瞎玩。”

“哥，我知道，我一直不关心公司，让爹地一个人操劳。”如月心情也沉了下来。

“你知道就好，以后就要学乖一点。”如钢说，“现在出了这件事，爹地很烦恼，你更要听话一点。”

“嗯，我会的，哥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早点睡吧。”如月安慰哥哥。

“我还想一个人坐一会，你先上去吧。”如钢又摸出一根烟。